

江西上海劫火中

吳崇蘭

從豪傑到裁縫奇人修廣翰之五

逃到北平再奔江南

在瀋陽等了三天，公告上終於有了修廣翰一家的名字，好高興啊！終於可以成行了。修廣翰趕緊去航空公司買機票。

飛機是軍用飛機，老式的。中間空廊上放行李，人就坐在行李上。行李與人擠在一起，很不舒服。飛行到熱河的高山地帶，由於氣壓低，流鼻血的，牙齒痛的……每個人都是昏昏暈暈的。到了北平，修廣翰一家八口下了飛機，就住進六國飯店。一家八口擠一個房間住着。第二天飯店的人就把他們趕出來了。說是「不行，你們八個人擠一個房間，我們開旅館的還做什麼生意？」

修廣翰身上雖有錢，因為是帶着八口之家逃難，也不敢隨意花用。就去找一個朋友幫他租了一間房。逃難出來的人，床鋪、盤碗、刀叉、桌椅……什麼都沒有。他們用門板拿下來當床鋪睡，過着最簡陋的克難生活。

修廣翰在行轅是以請假送眷出來的，這時他

就打電話去辭職。北平仍是歌舞昇平，修廣翰卻覺得北平亦非平安地。他認為共產黨會沿着京奉

津浦等路線打過來，江北之地，都很危險。他行轅的工作既已辭去，就完全沒有了收入。所帶的錢，用一個，少一個，長久亦不是辦法。所以他急於要找工作。曾經在縣長訓練班賞識他的教官易希亮在南京，和他仍有聯絡，他便單身到南京去找易希亮。到了南京，即下榻於易希亮家。其時正當選舉總統副總統，十分熱鬧。易希亮問他是否願意在南京待下來？他回答說：能跑到廣州才好。總之，離共產黨愈遠愈好。易希亮笑他說：「你怎麼這樣沒有信心？」

「你老不知道，我們能够把長江守住都不容易。我看這情形一天緊似一天。」

「你太悲觀了。大局不至於如你所想的糟。這樣好了，你就去江西吧！胡家鳳是江西省主席，他原是東北行轅的秘書長，和我是很熟的。」

修廣翰心想：江西還可以，南昌距離長江老遠，長江天險，共產黨一定過不來，當時就答應

了。——後來才知道這個選擇還是錯了，他應該那時就選擇去台灣的。

江西地方紳權勢大

易希亮寫信給胡家鳳，為修廣翰作安置。修廣翰則返回北平，攜家帶眷乘程趕往江西的省會南昌，親自拿了易希亮的信去見胡家鳳，兩個禮拜以後，就被發表到省田糧處工作。田糧處長黃光斗派他在督導室當專員。

修廣翰當了田糧處督導室專員後，由於業務關係，幾乎跑遍江西所屬縣城。所以對於江西的縣政非常熟悉。江西地方閉塞，講的話也很難懂，修廣翰工作講話時都須找翻譯。他在巡迴視察督導各縣時，他發現當地的縣紳、鎮紳、鄉紳，權力甚大。可以不經法律，掌握生死之權。曾經有一個女孩與男友戀愛私奔，被捉回來，即在祠堂由鄉紳主持公審，最後雙雙給捆綁起來沉在湖裏，活活淹死。修廣翰等下鄉去督糧，也必須先買些禮物，去拜訪當地的紳士，請他們幫忙。他們認為你瞧得起他了，就點頭答應第二天送糧。

只要他們答應了，第二天就祇需拿着秤等着，一大家家就都自動送糧來了。否則，他們鄉紳不點頭，家家相應不理，就休想收到一粒稻谷。官家也沒奈何。

這些士紳，既賣糧，又賣兵，在賣糧與賣兵上坐收漁利。

原來縣裏都沒有倉庫。徵來的糧，沒有倉庫存放。這些紳士錢上滾錢，利上加利，都很有錢，私人都有倉庫。縣裏只好借他們的倉庫存糧。到了春天，農人在青黃不接之際，就向這些紳士借糧。他就開倉把官家的糧借出去，等到秋天農人還來的時候再歸倉，他就坐收那不費分文不勞而獲的高利貸。這還算是好的紳士，更有那一等紳士，乾脆把官糧統通賣了。把空倉推倒，說是風刮倒了，或火燒掉了，就此報消。

賣兵的事，在今天聽來會是奇文，因為國家的孩子到了年齡都得去為國家當兵。人人把保國衛家看成神聖的事情。當久了兵的人，過慣了軍隊裏那種單純、熱情、規律的生活，還捨不得離開呢！更有那父母管不住的太保孩子，一到軍隊，就改頭換面，奩然一新，成了個上進的新人。竟比學校教育還來得有效。但在那個時候，雖然在神聖抗戰的洗鍊下，知識青年從軍的熱潮，使人們對於「好鐵不打釘，好男不當兵。」的傳統思想有了一番改變，但在閉塞的地方，卻仍依然故我。所以一般士紳家中，都養有五、六個游手好閑的亡命之徒，誰家兒子徵兵被徵到了，不願去當兵的，就出錢向士紳家雇人代替，這人去當了兩、三個月兵，就抽空兒溜逃回來，士紳窩藏

着他，庇護着他，有若大樹遮蔭，安全平穩，有若泰山，等下一次再去頂替別人。如此周而復始，士紳的財源，也就滾滾而來。

江西僻遠之縣，亦有械鬥之事。東西兩村的士紳不和，八歲以上的小孩就得動刀互相砍殺。一場械鬥下來，互查犧牲的人數，吃虧的一村就將吃虧寬死的數目記載在祖宗祠堂，以便將來報復。

修廣翰曾為此事實問縣政府，縣長說：這是江西民風，不能管，愈管事情鬧得愈大。修廣翰覺得家有家法，國有國法，怎可私自械鬥，藐視國法？但縣政府卻只是睜隻眼閉隻眼，任其自了。

修廣翰曾督導南昌縣，縣政府在距南昌四十華里的謝埠。南昌縣長姓蕭，他住在縣政府裏，修廣翰亦住在縣政府裏，兩人於公畢常一同出來散步。有次走到街上。只見謝埠中間一塊空地，將謝埠隔成東西兩地，東西兩謝埠都很熱鬧，唯獨那中間這塊場地無人往來。修廣翰很奇怪，就問為什麼不用馬路將東西謝埠貫連起來？蕭縣長告訴他：東西兩埠的人不和，這塊空地就是械鬥場。東謝埠的人不能去西謝埠作生意，西謝埠的人也不能去東謝埠，即使挑担賣豆腐都不行。……這樣的事，居然民國時代還存在，而且積非若是，要想革新改變，亦如此困難，使修廣翰嘆息不已。後來他督導贛縣，萬年，鄉鎮間都有這樣的事。

士紳之獨霸鄉鎮，作威作福，到選舉時更形囂張，因為那時教育尚不普及，選舉也未上軌道，鄉紳能左右選票，他們就成為競選者作揖拜托的吃香人物。他們的勢力也更大了，縣政府的命

令，不得紳士的同意，就不得出縣門。否則縣長的職位都保不住。所以民國三十七年這些地方的縣長，什麼事都不能推展。

向關吉玉談運糧事

關吉玉是當時的糧食部長，他現在已經去世。他來美國時就住在修廣翰家。修廣翰曾對他說：「可惜我在大陸上時不認識你，否則我可以做一個大一點的官，為國家多做一點事。我現在給你講一個故事，請問你當部長的有何感想？……」於是他將他經歷的一件事情告訴關吉玉：

修廣翰在萬年工作的時候，那次天飄小雪，有五百石糧要送到上饒。但糧得陸運送到餘江，才能用船運。江西運糧多用鷄公車。鷄公車是一種用手推的獨輪車，可以走田埂小道，或羊腸山路，從萬年到餘江，要走三個嶺才能到達。推糧車的人，從萬年到餘江來回需要三天。修廣翰將此事告訴田糧處劉處長，通知警察局找人運糧，警察局找了一百輛車，修廣翰見他們坐在鷄公車上，愁眉苦臉，一副無可奈何的樣子，他便告訴他們：運糧是為國家打共產黨過好日子，你們應當盡心盡力，報效國家，以能為國家效勞為樂，辛辛苦苦跑一趟。……那中間就有一个人出來說道：「專員，我們為國家盡忠都願意。可是我們的肚子不爭氣。」修廣翰問他是什麼一回事？他說：「我們肚子要吃飯哪，沒有飯吃，那有力氣推車？」

「不是有發口糧嗎？」修廣翰問。
站在旁邊的田糧處長連忙說：「不，口糧要

回來再發的。」

「那麼，你們可以先從家裏拿一點口糧墊上，回頭再領，還不是一樣嗎？」

「我們家中若有口糧，就不會被抓來推車子。就因為沒有，才會被抓來。你們若要我們推車子，就得給我們吃的。我們不能空肚子推車。」

修廣翰覺得這是很合理的要求，就和劉處長商量，想法子先給他們口糧。

「這不行，這是違法的。軍糧是不能隨便動用的。」劉處長說。

「可是這樣做事怎能行得通？這等於是幫忙共產黨造成民怨。叫他們來服務，不給酬勞沒有關係，不能不給吃的。」

於是劉處長和縣議會議長商量，向縣中大戶去借糧發給車伕。修廣翰順便問這口糧什麼時候可以領來還給這些大戶？劉處長說得報到糧食部，兩年以後才能領到。……

修廣翰將這一件事情說給關吉玉聽，對於當初立法者的紙上談兵，以及可怕的公文旅行，不勝憤激。關吉玉聽了，連說：「我這部長該死！」

修廣翰是民國三十七年夏到江西田糧處當專員。下半年到萬年、餘江督導。民國三十八年又派到贛縣、管贛縣、信豐、龍南三縣，到三十八年三月才調職處裡。他在贛縣，由於報紙要半個多月才能到達，還不知國事的緊張，調回處裡，就回到了南昌，才知道南京已開始撤退。省府將他調回，是由於省府就要遷贛州。才調回所有的督導。

南昌撤退後的日子

省府遷贛州，只有四分之一高級人員跟着走。修廣翰等則尚有工作要辦理，田糧處的糧食運輸更為積極。

省政府遷走後，南昌就陷於無政府的紛亂狀態。偷竊搶劫，時有所聞。居民為了自衛，多在大馬路中間搭上柵欄。夜晚就關起來，斷絕交通，以防偷盜。此時警察局亦沒有了。駐紮的軍隊，多為前方撤退下來的。也管不了事。這樣的日子大約經過一個月的光景。修廣翰就知道大勢已去。他知道共產黨一來，他的命也保不了。可是，那時候，要想逃的人太多了。汽車根本擠不上，坐船，一個人也要一條金子的代價。修廣翰一家八口，要八條金子才能成行。他找不到這許多金子，當然就走不成。另外，他有一個非常要好的朋友陳鑄，他原是東北安廣縣的書記長，後來嫩江接收時，就當了安廣縣縣長。東北在民國三十七年十月間淪陷，陳鑄便和他的太太化裝逃到北平。又輾轉來到江西找修廣翰，修廣翰便租了一個房子安置他們。不久，陳鑄的一個學生叫史漢臣的，也帶着太太和一個孩子逃難來了，修廣翰也給他租了一個房子。修廣翰住在南昌的天后宫，在天后宫小學的前面。省政府遷走時，修廣翰找朋友找兩張票，原不成問題，修太太當時就堅決要修廣翰帶着兒子修正本逃走。可是，修廣翰說：「我不能。我本來帶着父母出來，是想使老人家跟着我享個平安福。如今天下大亂，我若一走，家中又沒有錢，這一家老小如何活下去？」

況且，還有陳鑄和史漢臣。陳鑄的太太有孕在身，已經九個月，即將臨盆，即使能夠買得到票，在路上也不方便，陳鑄已經三十多歲，還是第一個孩子，……」

為了家庭和友情，修廣翰不肯獨自抽身走開。他與陳鑄商量。陳鑄也覺得在這亂世，一個家庭最好不要分開。修廣翰決定留下以後，為了隱瞞身份，積極的準備搬家。並決定改名換姓。他原來住的地方天后宮，在南昌縣的南邊。他決定搬到北邊去。他便天天到北邊去找房子。有一天，在潭江路與子固路交接處，看到一所房子，是新蓋的二層樓，前面是三間鋪面，後面是廚房，樓上可以住家。他便去找陳鑄和史漢臣來看，準備大家搬過來開店做生意。以便澈頭澈尾改變自己的身份。陳鑄和史漢臣也覺得這個主意不錯。這所房子的房主姓李。房子也是準備出租的。但是，江西租房子都必須要保人。修廣翰他們都是外鄉人，到那兒去找保人呢？認識的人，差不多都走了。即使沒有走的，他們為了隱瞞身份，也不願去找。鄰居、親戚、朋友，都是共產黨找根的办法。修廣翰從前在監獄裏的時候就明白共產黨的一套。他既要搬家，怎會再自織羅網？

窮急之間終遇巧事

但是，想什麼辦法租到這房子呢？修廣翰每天吃完早飯，就走到城北站在路邊癡癡的看看那房子出神，對於找保的事一籌莫展。一連三天，他居然就遇着一件巧事：

那天他穿了工人裝，戴着鴨舌帽，改裝成一

個碼頭工人模樣，站在房子對面發楞的時候，忽然有一個人拍了他一下肩膀：

「修專員，你還沒有走呀？」

修廣翰一聽有人喊他修專員，嚇了一跳。回頭一看，原來是餘江縣王縣長的姑爺曾哲生。王縣長就只有一個女兒。所以這位姑爺一直跟着他的丈人在縣裏當機要祕書。修廣翰在餘江工作時，與他同桌吃飯，彼此很熟。他是南昌本地人，住在東邊的象山路，田糧處也就在那邊。兩人寒暄一陣，修廣翰問起王縣長，曾哲生說他岳父還在餘江，他帶着太太與岳母逃過來安身。曾哲生也問修廣翰為什麼站在路口徬徨發呆？修廣翰就把他的困難一五一十的告訴曾哲生，曾哲生聽了，說道：「這事很簡單，這附近有個漳江旅社，老板娘和我很熟，我給你介紹，讓她來作保好了。——可是我怎麼樣稱呼你呢？」

「你就介紹我是邱逢南邱先生吧！」

於是他們就一塊兒到了漳江旅社。

「啊，曾祕書來啦！你是什麼風刮來的？」

「老板娘一見到曾哲生，就熱絡的招呼起來。」

「老板娘，我是無事不上三寶殿，今天有事求你來的。」

「有什麼事？你儘管吩咐，只要我能辦得到的，無不從命。」

「我這位朋友邱先生，想開一個舖子，他看到子固路那邊李家新蓋的房子很合適。想租那幢房子，不知你認不認識那位李先生？」

「啊！老李哪！認識，認識。他夫婦倆跟我都很熟。你須要我做什麼呢？」

「邱先生租房子要找保人，不知你肯不肯爲他作保？」

「作保人！那沒有問題。我現在就去找老李，你把租約寫好，我來蓋章。」老板娘既熱心，又爽快，一口承允。使修廣翰感激不已。

「不敢勞你的駕。還是我自己去找李先生寫租約，回頭再拿過來請你蓋章。有你承諾作保的這句話就夠了。」修廣翰連忙接口說道：

「這樣也好。曾祕書，你有事只管去辦。不用等。等忽兒邱先生來了，我一定會蓋章。你的朋友，沒問題。」

「那就多謝你了。」曾哲生向她告辭，修廣翰也一疊聲的說着謝謝。一起告辭出來。

這件巧事，真比中了獎還開心。他立即就去和房主接洽，因爲有漳江旅社的老板娘作保，進行十分順利。言明三十塊大洋一月租金。不過押金卻要一百元大洋。雖是數目大了一點，修廣翰也覺得心滿意足，回到家裏，立刻告訴他太太，又告訴陳鑄和史漢臣，大家覺得很高興，從此可以隱姓埋名改身份，圖一口平安飯。

交過押金，簽過約。大家就準備搬家，又商量做生意的辦法：三家搬過去，樓上住家，樓下做生意。做生意的資金，一家湊一百元、三百元的資金，除了房子的押金，還只有兩百元，開一個柴米油鹽醬醋茶的雜貨店，大概勉強可以維持。

改姓易名開店過活

租的房子剛剛完工，地還沒有乾透，修廣翰

他們就搬了進去。對原住的房東，只說找到了船，要到贛縣去，房東還着實恭喜了他們一番。他們搬到新租的房子去後，修廣翰就改名爲邱逢南。陳鑄改名爲陳永慶。史漢臣因爲年紀輕，沒有做過什麼事情，名不見經傳，在這異鄉異地，認識的人很少。所以就就行不改姓，坐不更名，仍用他的原姓原名。他們即以外地遷來的居民身份報了戶口，領了身份證。修廣翰並開始蓄鬍子，穿工人衣服。儼然以嶄新的姿態，着手準備做生意，以隱蔽自己。

他們是在民國三十八年四月搬的家。因爲資金少，一切都得自己動手，批來的貨物也很有限，堆貨佔的面積很小，他們就將樓下分隔爲前後兩間，後面作爲會客與餐廳之用。即是前面存貨的地方，爲了充場面，他們還作了許多假。譬如說，堆鹽的地方，只有上面的一袋是真正的鹽，下面的，都是用鹽袋子裝了土充場面的。即令是火柴、香煙，也是如此。油、米、醬、醋、……無一不如此。小本經營嘛，有什麼辦法？

大約是四月十號左右，修廣翰等還在忙着釘櫃台，叮叮噹噹此起彼落的忙着。忽然馳來了一輛汽車。那汽車司機看到修廣翰等！就探出頭來喊道：「老板……」修廣翰一聽是山東口音，即忙停了手中的工作，跑過去問道：「有什麼事？」

「啊哈！這忽兒總算遇到懂我話的人了！講話講不通，真傷腦筋。——請問老板，你們是開的什麼舖子？」

「我們是一個雜貨店，什麼都賣。」修廣翰

說。

「這好極了。老板，我們現在有三桶汽油，帶着跑很不方便，想賣掉它，拿着錢好跑路。老板，你就買了它吧！」

「你們要多少錢呢？」

「隨便你，你看着給吧！」

「隨便怎麼成呢？你總得給一個數目，我們做小本生意的，你是知道的，錢多了，出不起，而且東西攔着，一時不能賣出去，周轉上也成問題。但是我們也得憑良心，不如你叫出一個數目，多少我們再商量。」

「這麼着，我們就算一桶汽油十二塊大洋，三桶三十六塊大洋，怎麼樣？」

修廣翰聽了他的話，心中就盤算：當時一桶汽油的時價是三十六、七元，現在只要十二元，等於是三分之一的價，三桶汽油只作一桶買，當然十分便宜，就一口答應，將它買下了。

那兩人收了錢，便急急匆匆的駕着汽車跑了。際此兵荒馬亂的時候，他們此後的命運如何？就不得而知。但是那三桶汽油，卻為修廣翰他們所開的三義商店，帶來了意外的財運。

時局日益緊張，到了四月十五號左近，只五、六天工夫，江西北邊的九江已失守，眼見共產黨就要進南昌，修廣翰便和陳鑄、史漢巨商議應變之道，修廣翰說：

「我做地下工作已經多年，在監獄裏，也和共產黨接觸過，對於共產黨的作為有深切的了解，共產黨常常利用鄰居和親戚朋友來挖你的老根子，然後着手鬥爭。我們現在要想生存，就必須

運用一點心理學，不讓鄰居以為我們是國民黨留下來的人，得叫他們認為我們是共產黨派來的先頭部隊。這樣我們才可以待下來。」

用心理學險中圖存

陳鑄與史漢巨聽了修廣翰的話亦以為然，於是他們就研究應付辦法，着手佈置：他們當時所開的雜貨店，尚在裝修的狀態中，他們決定在共產黨徒入城的一天，在家家舖子關門閉戶的日子，他們就大事宣揚開張，讓鄰居想着：這個舖子一定是共產黨開的，這樣他們才能在共產黨的控制下找到生路。

這樣決定以後，他們就將那個小舖子用空盒子，假袋子裝得滿滿的，看起來，像是資本充足，大有來頭的舖子……他們掛上三義商店金字招牌，行成開張典禮。

爆竹一放，附近的人都開門出來探看，湧了許多看熱鬧的人。

「這一定是共產黨，否則他們怎麼會選在今天開張營業？」

「我早就看出這家人透着古怪，在這兵荒馬亂的時候開舖子，現在可摸着他們的真相來了。」

……那一些閑話，從人羣中傳播着，修廣翰他們聽到這些閑話，深慶自己的掩護工作達到了目的。

舖子開張以後，生意並不太好。

那時一塊銀洋可以換二百二十個銅板，他們的生意一天賣不到一百五十個銅板。賣的都是零

碎東西：一塊肥皂啦，一小匣火柴啦！一杓油啦！一包鹽啦！甚至於香煙也是一枝一枝賣的。

……那麼一個銅板，兩個銅板積起來，晚上結帳的時候，離開一塊錢總還差那麼一大截。其經營之慘淡可想而知。

把共產黨也唬過去了

修廣翰等三人，經常都是兩個人守着店做生意，一個人出去打探消息，並兼作訂貨進貨等工作。

五月間，共產黨的後勤部隊也到了。野戰醫院就進駐在三義商店對面的滕王閣小學內。那些在醫院休養的病人，以及醫護等工作人員，由於聽不懂江西話，買東西甚不方便。

有一天，一位工作人員到三義商店來買香煙，一問一答之間，遇着了講得通話的老鄉，高興非常，就問修廣翰他們是從那兒遷來的？修廣翰就告訴他是從北平遷來的。

「遷來多久啦！」

「我們來了好幾代了。」

「那你們會說江西話哩！」

「是的，會一點兒。」

「買賣東西都說得通話？」

「說得通！當然說得通！」……

那人聽了很高興，回去就把他們的事務長找來了。那事務長就把伙食團買油，買鹽，買米的事都委託他們代辦，甚至於每天的蔬菜也委託他們經手買。每天他們開單子過來，修廣翰他們就

照單代理購買，交貨時銀貨兩訖，從中獲取一點手續費。由於這種生意上的頻繁接觸，附近的老百姓無不在背後指指點點的議論：

「我說他們是共產黨，一點不錯吧！狐狸尾巴全露出來了。……」他們爲了隱蔽自己的身份，也只好由着人們去議論譏諷。而三義商店的生意，也由於共產黨野戰醫院的近水樓台，差不多都是做的他們的生意。賺錢雖不多，生活可無虞，總算可以苟延殘喘於亂世了。

六月間，共產黨偽政府機關在南昌成立了，三義商店的斜對門，就是「江西人民政府財政廳」。廳長姓趙。廳裏的職員也都到三義商店來買東西。接收市政府的，原是林彪部隊，都是東北人。第四野戰軍軍官亦多爲東北人。於是一個介紹一個說：「那邊有個北平商店，可以說得通話。」所以要買東西的，都上三義商店來買。無形中，修廣翰他們就和共產黨的官家接觸上了。

七月開始的時候，修廣翰對陳鑄及史漢臣說：「我們現在既是在做買賣，就應該有做買賣的樣子。所謂做一行，像一行。這樣才對。今後我們規定早上八點鐘一定開門。晚上一定做到十一點，決不能說開就開，要閉就閉。」修廣翰的豪爽練達，陳鑄與史漢臣一向對他心服口服，而且這兩個入也是兩條好漢，所以修廣翰說什麼，他們多半唯馬首是瞻，點頭贊成。從那天約法三章起，他們三個都是辛辛苦勤勤的從早上八點鐘做到晚上十一點鐘。

七月的一天晚上，修廣翰還記得天下着濛濛

雨。那晚陳鑄身體有些不適，很早就上樓休息去了。十點鐘的時候，雨仍然不停，街上無燈亦無行人，淒淒慘慘，冷冷清清。

修廣翰與史漢臣兩人，無聊地坐在店裏，滿懷心事。

「邱老板，我們上鋪板了吧！」史漢臣提議

「這不可以。還沒有到十一點呢！」修廣翰

說得斬釘截鐵。

「你看，街上一個人也沒有。連鬼也沒有。一個。那裏還會有生意？我們坐在這兒乾耗幹嗎？」史漢臣不甘心。

「對面不是還有幾輛三輪車嗎？說不定會來買根香煙呢！」修廣翰指了指對街縮在三輪車裏面的三輪車夫說。

（未完待續）

請利用——

中美。中英。中法 中荷。中比。中港 中新快捷郵件

一、性質：快捷郵件以最快速方式處理，凡商業文件、電子計算機資料及其他不具實際價值的文件與資料，欲迅速寄交收件人者，利用快捷郵件最爲適宜（中美、中英、中荷、中港、中新快捷郵件並可交寄商品與貨樣）。

二、優點：快捷郵件均作航空掛號處理。中港、中新快捷郵件一般可在交寄後的次日中午以前投遞，中英、中法、中荷、中比快捷郵件一般可在交寄後的第三日投遞，中美快捷郵件可於運達後的次日投遞。郵寄迅速，穩妥可靠。

三、資費：以新台幣爲計費標準，每一寄件重不逾五〇〇公克爲：中美、中英、中法、中荷、中比——四〇五元，中港——二六〇元，中新——二八五元。以後每續重五〇〇公克或其畸零之數加收：中美、中英、中法、中荷、中比——一二五元，中港——五〇元，中新——七五元。

四、手續：請就近向台北、基隆、台中、台南、高雄、桃園、嘉義、北投、木柵、板橋、新店、新莊、宜蘭、中壢、新竹、苗栗、豐原、彰化、員林、斗六、新營、岡山、鳳山、屏東、花蓮等郵局（不包括支局）窗口洽辦。